

唐宋诗词流派选集丛书

廖仲安 主编

王军 选注

韩孟诗派选集

歲首蒼氣新 輕風正甲子 柳微芳
燕歌鳴 往日雪商榷 停中夜寒一
廢蘇紅 青琴水 妝園剪而復生
七年餘花暫見之 恨明君子山空
十八年見事多矣 世夢亦大道成且
王仲安 王軍 編



唐宋诗词流派选集丛书

廖仲安 主编

韩孟诗派选集

王 军 选注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208号

唐宋诗词流派选集丛书

廖仲安 主编

韩孟诗派选集

王军 选注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40千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7-81014-583-5/G·477

定价5.20元

简谈诗歌流派(代序言)

诗歌的历史，象一条长江大河。每条江河都有它的源、流、派别。

《说文解字》无源字，因为源字本作原，“原，篆文从泉。”“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流，水行也。”“派，别水也。”

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叙述中国诗歌的源、流、派别的发展史。

欲明派别，先辨源流。中国诗歌起源于民歌。古之民歌，皆有其不同来源。周之《国风》，来源于周南、召南、邶、鄘、卫等 15 国；楚之《九歌》，来源于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两汉乐府民歌，来源于赵、代、秦、楚各地；南朝乐府，吴歌来源于江东扬州，西曲来源于荆、郢、樊、邓；北朝乐府民歌，则来源于阴山、陇头、幽州、孟津等地。

方以智《药地炮庄·秋水篇》说：“水出于山，山各一谷。渐合而沟洫，渐合而江河，归于海，则大合矣。岂非源分而流合乎？”以地理学言之，长江有不少支流，如四川之岷、沱、嘉陵，湖南之湘、资、沅、澧，这些支流，皆江水之诸源，并非长江之流派。郭璞《江赋》说：“源二分于岷嶓，流九派乎浔阳。”据《山海经》郭璞注说：“岷山，中江所出也；嶓山，北江所出也。”这中江、北江，也属于上源，只有浔阳九派，才合乎流派的正确含义。可知，有关民歌之不

同来源，不应属于流派的范畴。

我们所说的诗歌流派，通常都是指文人诗歌中出现的流派。建安以后，知名的诗人们开始成群辈出，从《文心雕龙》、《诗品》到后来的文学批评著作，对这些诗人们，都依朝代或帝王年号来区分。如魏晋诗人，建安诗人，正始诗人，太康诗人，元嘉诗人等等。

这是我们区分诗人群体的第一步，也是不可逾越的一步。同一朝代、年代的诗人在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文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自然会形成某些共同的诗歌风貌。以建安诗人而论，《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时序”等篇里对这一代诗歌就有很准确、鲜明的概括。依此类推，正始诗风，太康诗风，以致齐梁诗风，初唐、盛唐诗风，中唐、晚唐诗风，都是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概念。

然而，以断代分流派，终嫌笼统空泛，难以看出前后朝代诗风之通贯变革关系，也难以看出同一时代有不同诗派并存之复杂面貌。

大概说来，汉魏六朝诗歌，虽然已出现某些异采纷呈的局面，但尚未出现两个流派同时并存、旗鼓相当的竞争形势。建安的“三曹”与“七子”，只有政治地位上的主从之分，并无作品风格上彼此对立之势。太康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更只是姓氏、兄弟之名号，与流派的区分无关。义熙之陶渊明自叹“孤云无依”，元嘉之颜、谢、鲍，虽各标风格，影响不小，但也不能说已形成流派。此后，齐之永明诗人，讲求声病音律，试创新体；梁陈之宫体诗人，

体多艳曲，词尚华靡；但他们只是承颜谢声色大开之趋势，相继追求新变的两代人，各擅名于一时，无敌派于当代。

隋唐统一，南北合流，诗人数量日增，诗风变化愈大。不仅唐有初、盛、中、晚之分期，而且出现了同时异派之阵容。初唐之“四杰”与“四友”，人有朝野之分；盛唐之“山水”与“边塞”，诗有题材、形式、风格之别。分期之同，无妨于分派之异。初盛唐之气象，只有结合不同流派之风采，才能显出其博大。

初盛唐之流派，虽然可以归纳出同派诗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但这一时期流派的划分皆出当时或后代的评论家。诗人们自己却很少自觉的流派意识。王孟两人虽有交谊，地位却有朝野之别。高岑虽曾相遇，而所写的边塞风光却有东北与西北之殊。况王维兼写边塞，岑参并工山水，虽分派有理，而彼此之同异并无绝对之界限。

流派自觉意识之真正形式，应始于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元白诗派，不仅在《新乐府》等一系列讽谕诗的创作上，有基本共同的理论主张，共同的现实生活的题材和主题，还有共同的学习榜样（远法《诗经》，近师杜甫），后来又有多次频繁的互相倡和步韵之作，这就是当时号称为“千字律诗”的“元和体”。夸才斗学成风，他们的诗歌流播城乡，远传邻国。韩孟诗派，也不可忽视。韩孟两人之相识比元白之结交还早十年左右。他们不仅共同嗜好古体诗，并有“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共同倾向，风格上共同尊尚李白杜甫，发展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情壮采。并提出“陈言务去”的创作要求。他们多次联句，面对面地比赛出奇

思，用难字，押险韵，争强斗胜，互相推激。元白越是以追求浅俗，赢得读者，韩孟就越更追求奇险，以惊世骇俗。孟郊大骂：“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也许就是指元白一派。白居易也开门见山地说：“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韩也不予否认。两派诗人风格趣味不相投是显而易见的。

宋代诗歌，著名的三大流派，是先后相接，并不同时。但他们的流派自觉意识之强，并不下于中唐的元白与韩孟两派。他们不囿于中唐人之处，是更公开直接地提倡拟古主义，而且模拟的对象更简单地集中于一两个唐代诗人。北宋初的西昆派，以“拈扯”李商隐而著名，排他性极强，甚至把李商隐所认真学习的杜甫也嘲笑为“村夫子”。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势力很大的江西诗派，以模仿杜诗韩文，“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为手段。南宋后期的江湖派，则更跳不出姚合，贾岛等人的狭窄天地，也有意识地避开杜甫。

当然，宋朝还有近似唐代李白、杜甫，不局限于某一流派的诗人，如北宋的苏轼，南宋的陆游，堪称诗话中所说的“大家”。

词，又名曲子词，唐代初起于民间，内容不限于写儿女之情，风格有柔有刚，曲调有短有长。但晚唐时流入温庭筠、韦庄等文人手中之后，遂成供给贵族们在花间尊前娱宴遣兴之用的作品，以温柔婉约为主要的风格。北宋时代名家辈出，从晏、欧、张、柳，到秦、黄、周、李，都以婉约风格活跃于词坛。范仲淹、王安石，偶有豪放之音，苏轼出来

后，开始有震动整个词坛的一批豪放之作。南宋辛弃疾前后的一批爱国词人出来，词坛才形成豪放、婉约两派对峙的局面。但南宋中期以后，姜、吴及张、王等遗民词人的作品，情调日见低沉。婉约派又重新主宰了词坛。

婉约派占据词坛的时间既长，人员又多，其情趣风格自然也有相对的变化，大同之中必有小异。于是又有把婉约派分而为三，织而为五等等建议，他们彼此之间意见也很难一致。结果，婉约、豪放两分法仍然是大多数人所通用的分类。

我们编选这套“诗歌流派丛书”，目前还是一种尝试。

我们的目的是把不同流派的诗歌，分别编选在一起，便于阅读体会，也便于比较同异。我们觉得直接从诗歌作品中具体地感受和辨析其不同时代与不同流派诗歌之间的相同相异之处，比只从某些诗话、诗评以及文学史的论断中来区分流派，更为切实有益。

有了流派选本，我们就更便于虚实对照，纵横比较。所谓虚实对照，是在各流派选本上汇集古代文学家、批评家对这个流派诗歌的介绍和批评，使诗与诗评互相对照，由虚见实，由实悟虚，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对该派诗歌的风格既能有所辨析，对各家品评又能有所取舍。所谓纵横比较，是诗歌与诗歌的比较。纵是以某派诗歌和它所继承的前代诗歌以及它所影响的后代诗歌的探索和比较，观其来龙去脉，源流分合的关系。横是以某派诗歌与同时代其他流派诗歌，或同时代非流派诗歌相比较。同时也将同派之内各诗人之作品加以比较。既认识该流派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与作用，

看出他们互相的影响。总之，既扩大我们宏观的视野，又加深我们微观的分析能力。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般设想，到着手编选作品，蒐集品评资料，对某派诗歌作虚实、纵横的比较辨析的研究的时候，就难免会遇到种种具体的困难，或文献不足，或虚实不符，或劳而少功，或探索无路。目前我们的选题暂限于唐宋，也正是顾虑资料太少或太多。魏晋六朝，常苦资料不足，元明以后，又苦资料太多。

我的序言，只是谈谈我自己对流派的粗浅认识，以及我们编选这套丛书共同设想。具体工作，还靠各专题的负责人刻苦搜寻，深入探讨分析。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因另有其他研究任务，只能乐观其成了。

廖仲安

1991年于北京师范学院

前 言

气象恢宏的盛唐诗歌，随着时代的巨变和众多文学巨星的陨落，而逐渐走向创作低潮，诗坛暂时沉寂下来。大历诗人们避入雍容华贵的艺术之塔中，满足于吟诵着平庸乏力的诗章，缺乏叱咤风云的时代气息。如何继承盛唐诗歌成就，开拓创作新路，振兴诗歌创作，已经成为唐诗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至贞元、元和以来，诗界重新迸发出勃勃生机，孟郊、韩愈和元稹、白居易各自周围，分别聚集着众多创作道路大相径庭的优秀诗人作家，竞相创作，使诗歌创作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将中唐诗歌推向新高峰。唐李肇《国史补》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段话说明了元和以来诗歌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倾向，同时也点明这个时代是诗歌创作发生根本性转变，“尚怪”的风尚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而“尚怪”风尚的形成，正是韩孟诗派在诗坛上崛起的结果。韩孟诗派诸人以执着而大胆的艺术追求，开辟了诗歌发展的新途径，诗歌创作展示出新风貌，为中唐诗坛再盛起了关键性作用。叶燮《原诗》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异

祖。宋之苏(舜钦)、梅、欧、苏(轼)、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这里就韩愈而论的确如此，而实际上孟郊等诗人与韩愈艺术追求相一致，对诗坛中兴皆有再造之功，他们共同奏出黄钟大吕震聩发聩之声，改弦而更张，大变盛唐诗之境界格局趣味风习，这种变化的作用正是《原诗》中所说的“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韩孟诗派的创作不但给唐诗发展开辟了新径，还滥觞晚唐诗及宋诗，成为承上启下的桥梁，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着深广的影响。

韩孟诗派，前人也有称为“韩门诗派”的（如清·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认为此派诗人皆出自韩门。胡震亨《唐音癸签》即云：“自张文昌、郊、岛、长吉以至卢仝、刘叉，并一时游韩公门，长声价。公首推郊诗，与籍交宴无间，岛、贺亦指诗勤奖，若仝与叉，第以好奇，姑收之尔，非真许可若籍辈也。”如果说韩愈诗歌成就突出，并接交天下寒士，促使韩孟派诗人较为集中，相互影响更为直接，使创作倾向更趋一致，这倒是事实，但如果说诸诗人皆出韩门，在韩愈影响下形成此诗派，恐怕还是不够确切，不够全面的。促使这一诗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大都是耿介孤直傲岸狷狂之士，是一群穷朋友，艺术追求相同。他们的生活经历有不少共同之处。困顿贫寒，命运乖舛，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老病孤愁常伴随着他们，使心理上失去以往的平衡，矫激不平幽愤哀痛充满饱受创伤的心灵，而他们只能用诗倾诉生活与心灵中的悲剧，展示心灵的疮痕，诅咒一切黑暗、恶俗和不公。失衡的心态造成他们诗歌创作追求奇险怪异的共同倾向，正是这种艺术创作心理的声气相通，使这一作家群体形成了。孟郊在这些诗人中年辈是最老的，他的诗与韩愈的文享有盛名，时号

“孟诗韩笔”。(唐赵璘《因话录》)而且孟郊是开风气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在早期就显示出追求高古奇险的倾向，注重诗歌语言瘦硬生新，探索用奇异的意象表现扭曲的主观精神世界。这些对韩愈有直接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朱熹看得很清楚，《朱子语类》里言道：“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别人不到处，联句中被牵得亦如此做。”韩愈走上奇崛豪荡，古拗险峭的创作道路，与孟郊的关照分不开。因而韩愈格外推崇孟郊，在《醉留东野》诗中，以龙喻东野，以云喻己就不难理解。除韩愈之外，其他诗人亦多视孟郊为师长，以得到他的首肯为荣。卢仝、贾岛不必说，即便是在谁人面前都不肯服气的刘叉也对孟郊敬仰无限，诗得到孟郊的肯定使他尤为得意。“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答孟东野》)，正说明生活的酸寒，诗歌创作的新奇生涩及其共同爱好，对诗派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另外，其他诗人的相互交往影响，也能说明此派形成的某些特征。卢仝与马异相互唱和酬答结交，其诗已经表现出怪异散化的特征，而卢仝、马异结交诗都是作于与韩愈定交之前的。张碧则向晚辈李贺学习，刘言史某些诗直接师承孟郊，而张碧等人并不一定像皇甫湜、樊宗师等那样为韩门弟子。反而恰恰被认为是韩愈门人的张籍，诗歌作风却不属韩派，而接近元、白。因此是否属韩门弟子不是考察这一诗派的唯一标准。但无论如何，此派诗人都有强烈的派别意识。

开创新风尚的韩孟诗派诗人们很懂得“通变”的道理，他们一致推崇复古，以通求变化，以复古求新变。他们普遍重视《诗经》风雅及屈骚幽愤哀怨的传统。孟郊就以继承风雅传统特别是“大雅”的传统自负，他曾称“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

言”（《出东门》），而且以提倡风雅传统反对浮靡的时尚，声称：“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自惜》）。韩愈也是如此，为改革诗风而标榜风雅传统：“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诂，曾经圣人乎，议论安敢到。”（《荐士》）屈骚对这群倾向浪漫艺术的诗人影响不言而喻，李贺诗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称“斫取青光写楚辞”（《秋来》），以继承屈骚自诩。前人也以李贺诗为骚之苗裔。他们不仅对风骚的传统格外推重，而且对盛唐同样主张发扬风雅传统的李白、杜甫更是交口称誉，并对他们的诗歌及思想、作风、品格各方面进行有意识的学习。正如赵翼《瓯北诗话》所说：“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唯李杜二公。”韩愈在《调张籍》《荐士》等诗所论都可以证明赵翼之说不谬。这派诗人重想象之奇，注重诗歌表达的散文化，使诗歌具有不可阻遏的气势，这与李白诗歌特色很相接近。而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由韩孟派诸诗人发展为苦吟风尚。杜甫诗中的某些意境格调，遣词造句之法，顿挫变化的笔法，规模格局，皆对这派诗人有巨大影响。另外，有一点要明确的，就是韩孟诗派对唐诗发展中提倡风雅传统反对浮靡的陈子昂、元结备加推崇，特别是对元结及《篋中集》诸诗人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元结等诗人写“欢寡愁杀之语”（毛晋《元次山集跋》），与韩孟诗人写寒苦孤愁之穷语酸音何其相似；元结等提倡复古，甚至只作古体诗，这种作风直接传染给韩孟派诗人；元结诗的质朴古拙，拗折遒劲，以及散文化，都是为韩孟诗派所继承发展了的，可见元结等诗人这一复古之流，正是开韩孟诗派之先河。由上可知，韩孟诗派对前人继承大略如此。

韩孟诗派诗人在艺术传统上提倡复古，而在艺术表现

上则较一致地追求创新，他们的诗歌创作在文学倾向、审美情趣、风尚作派等方面都有追求新奇的共通之处。这些诗人追求的艺术境界与前人极力推崇的自然高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境界，有不小差异，他们主张“笔补造化天无功”（李贺《高轩过》），注重对审美客体进行更新更深刻的主观探求，对审美趣味、审美途径进行新的改造，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他们都具有尚奇好险，主观色彩浓厚的倾向。在他们的笔下，失去了以往的美的和谐，美的自然状态，而频繁出现的是非同寻常的浪漫的、怪异的、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美的表现。孟郊的《秋怀》《寒溪》《峡哀》创造的寒苦耸峭，枯索惨烈的意境，都失去了审美客体自然美的属性，可以说俱是诗人心灵创伤的疮痛感、压迫感、哀痛感、恐惧感的形象写照，是诗人失衡心理的具体表现。韩愈诗奇崛雄伟，气势磅礴，常表现出壮美雄浑。但他的《苦寒》《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仍在壮美之中融入惨痛暴烈哀苦感伤的主观意象，使这种壮美具有强烈的悲剧性。韩愈甚至追求表现非美之美，有时还把它写得非同凡响，如《嘲鼾睡》等。当然这类诗也常令人生厌。李贺更是以诗歌的奇诡风格著称，追求表现光怪陆离恍惚变幻的美是他的拿手戏。他的鬼诗是很突出的，不论是优美如《苏小小墓》，还是幽冷如《南山田中行》，或是恐怖如《感讽》“南山何其悲”，都是在他特殊的审美心理活动中创造出来带感伤情调的美，这类艺术美无不具有主观性悲剧性。贾岛一生不除的寒衲气，使他的审美感受重在表现幽邃寒寂，奇涩仄僻。卢仝、刘叉诗怪异怒张，粗率狂放，也时有诗章表现非同寻常的美。韩孟诗派诗人笔补造化之诗，的确开拓了非传统艺术美的新世界。

韩孟诗派诗人在诗歌的艺术构思上最有特点，“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孟郊《赠郑夫子鲂》）可以说明这派诗人艺术构思的特征。这派诗人艺术构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将天地间本来就雄阔奇丽的物象运于胸臆之中，展开奇幻的联想，创造出超时间、超空间、超现实的神境仙界，冥间鬼域以及色彩斑斓变化莫测的意象来，使艺术表达更显得神奇雄崛，风云变幻。韩愈、李贺、卢仝等的艺术构思即属此类。一是吟诵微物，将琐屑的现实生活景象人事活动和天地自然变化的深微奥秘，与诗人主观上深刻思索结合在一起，运思镌刻，裁出生硬险峭的意象，表现对人生世界的深切体会。虽诗作时为“寒虫号”，却带风雷之气，虽酸寒瘦硬，奇涩幽僻，却同样令人惊心动魄。孟郊、贾岛、刘叉等诗人的艺术构思则多属此类。然而，无论这些诗人构思属于哪一类，无论他们表现的境界是突兀奇峭，还是寒瘦清奇，是雄浑磅礴，还是狂怪怒张，无论是写客观世界，还是写超现实的神界冥间，是写天地巨变，还是写人生体验，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艺术构思上追求主观创造性、新奇性、深刻性。

韩孟诗派诗人们在诗歌表达的艺术形式上也求新奇变化，也就是韩愈所说：“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这派诗人多写愤愤不平之情，写失去平衡的心底世界，气盛言宜成为他们在形式上的追求。他们欲摆脱格律的束缚，抛开盛唐大发展的近体诗，舍弃盛唐诗浑融圆熟和谐隽永的韵致，而专门作古体诗，追求古朴拗折，瘦硬生新，寻求避圆就方的表现形式，以圆与时尚迥异，求新变。孟郊五古短章，韩愈五七言古体长篇皆格局创新，气度非凡。李贺乐府神采飞

扬，无人可匹。卢仝、刘叉诗虽少，却大多是古体，同样别具一格。只有贾岛例外，作了大量五律。他们的诗趋向散文化，句式参差，常用虚词，语气节奏也无拘束，用古文、赋的表达方式来作诗，使诗歌创作向非诗化发展。在语言方面，追求“字向纸上皆轩昂”（韩愈《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的艺术效果。他们注重词语新奇，“唯陈言之务去”，重词汇的色彩感，语言的创造性。尤其下笔狠重险硬，音节响亮，感情强烈的语句在他们的创作中占重要位置，使这派诗人的特征更为突出，这些特征对后世诗歌发展有很大影响。

韩孟诗派的一些主要诗人都有“苦吟”的风尚，极力炼字炼句炼意，为诗歌创作下苦功夫，这也是继承了杜甫的创作风尚。这也开宋某些诗人闭门苦吟的先河。另外，这派诗人的一个共同倾向是“诗胆大如天”（刘叉《自问》），他们一方面放言无所忌，诅咒社会的黑暗，一方面在诗歌艺术上做出大胆的追求，使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境界，使这一诗派成为中唐继往开来的重要诗歌流派。

本选集就韩孟诗派的主要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选注评说。本选集入选作家尽量照顾到这一诗派诗人的不同层次，入选作品则要突出这一诗派的总的倾向和文学特征，同时也适当照顾到作家个性特征的其他方面。本选集共选诗人8家，90余首诗，基本上能够反映出韩孟诗派的整体风貌。由于著者才识浅陋，疏漏之处必不少，谨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王 军

1991年6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前言	(I)
----------	-------

孟郊 (33首)	(1)
----------------	-------

落第	(2)
----------	-------

长安羁旅行	(4)
-------------	-------

古离别	(6)
-----------	-------

游子吟	(7)
-----------	-------

苦寒吟	(9)
-----------	-------

怨别	(10)
----------	--------

夜感自遣	(12)
------------	--------

饥雪吟	(13)
-----------	--------

秋夕贫居述怀	(15)
--------------	--------

游终南山	(16)
------------	--------

赠崔纯亮	(18)
------------	--------

赠郑夫子鲂	(22)
-------------	--------

巫山曲	(23)
-----------	--------

峡哀(十首选二)	(25)
----------------	--------

怀南岳隐士(二首选一)	(27)
-------------------	--------

连州吟(三首)	(28)
---------------	--------

寒地百姓吟	(33)
-------------	--------